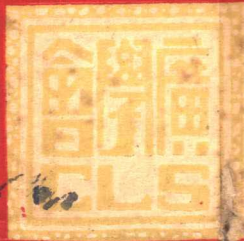




廣角叢書

Carol P. ...
Feb 27, 1938

愛美的童子



一角叢書之一

愛美的童子

上海廣學會發行

序言

本書原名紐倫堡火爐 The Nurnberg Stove，內敘一童子因熱心愛慕這古代藝術作品，以致造成他偉大的前途。他自小生長名勝所在，山川靈秀鍾於一身，故志趣高尚，德行純美，孝悌忠信，堪爲童子的模範。

童子姓史名毓奇，家貧無母。飢與寒是人生最難忍受之事，他家幸有祖傳古磁大火爐，冬季得免寒冷。毓奇天性篤厚，受恩不忘，對於這火爐異常親愛，視同骨肉。不料他父親因受經濟壓迫，將爐售去；毓奇痛心疾首，不忍與愛物分離，而見家傳珍品淪於他人之手。於是冒險追隨，甚至設法藏身於火爐之中，舟車跋涉，飽受虛驚，三晝夜始達異國王宮，被發見時，幾遭不測。他激於義憤，不怕死罪，對王慷慨陳情，聲淚俱下。他的至誠卒使賢王感動，允許

歸還火爐，留他在宮中學藝，並重賞他的父親，全家賴以平安度日。毓奇好學不倦，後來成了一位最著名的美術家。他所以能脫離危險，因禍得福，全在他一點百折不撓的毅力，此所謂『有志者事竟成』。

毓奇年僅九歲，而所作之事，表明他『智仁勇』之德兼備。家庭有一如此兒童，便足以光大門楣，造福家人；國中若有多數此類國民，定能扞禦外侮，鞏固社稷。我們見毓奇這樣奮不顧身的救護傳家之寶，有何感想？我們遇到敵人侵掠我們的疆土，剝奪我們的權利，而不知亟起反抗，對此童子，能無慚愧？然而環顧我國人民大多數連自身猶不知修養，何暇論及保家與救國！

琪瑛識

目 錄

序言·····	一
第一章·····	一
第二章·····	六
第三章·····	一三
第四章·····	二〇
第五章·····	三三
第六章·····	四〇
第七章·····	四六

第八章		四二
第九章		五八
第十章		七二
第十一章		七九—九〇

愛美的童子

第一章

註(一)

絕毓奇住在歐洲一個最可愛的古城，名叫霍爾(Hall)。這個城雖然不大，却是很著名的，因為天然風景與古跡，周圍有碧綠的芳草地，高山峻嶺，還有蔚藍的河水奔馳其間，加添不少色彩。城中街道整潔，砌以白石，店舖陳設華美，都有玻璃窗格與鐵欄干，很是引人注目。有一高雅堂皇的大禮拜堂，乃是中古時代的建築品，^{註(二)}用哥德式尖拱(Gothic arch)使光線調和，顯出雋上莊嚴的氣象。古時英雄之大理石墳墓，即在附近，似乎另具一種永久安息之意，這是一個禮拜堂應該有的表示。一座古色斑斕，黑白相間的高塔，名叫門子塔，聳起於草木葱茂的場地，下臨廣闊的河流，上駕木橋。一邊有一古式石屋，

曾經當作看守所的，上有雉堞，與五彩壁畫，金黃色徽章與各色傳令的符號，一個石刻軍人，大小如生人，端立在壁龕裏，載明時代一五三〇年，稍遠有一修道院，裏面雲母石圓柱，大理石墓碑，都很美觀，還有巨木雕成的耶穌被釘於十字架的聖像。除此之外，有一小禮拜堂，亦很精緻。真的這個小城充滿未經破壞的古跡，走過其間，好像展開一部中世紀的典籍，內有著名的聖賢豪傑，功績彰然，勒於碑石，富有歷史價值，使這個地方愈形高雅清幽，我奇怪為何從沒有人歌頌這樣名勝所在，那個時代的百姓古道熱腸遠勝我們，一種見義勇為的精神依然存在此地，周圍名山環列，具見和平與尊嚴之現像。

不多幾年前，史毓奇同他的家人住在這個小城一處方形的市區，四面有房屋，不甚整齊，場地用磚石鋪砌，那大禮拜堂即在市區的中央。

那時他不過九歲，面容豐滿，雙頰紅如玫瑰，淡褐色的大眼睛，棕色的鬚

髮堆在頭上，猶如熟的乾果。他的母親已去世，他的父親經濟困難，因須擔負一家許多人的衣食。在這個地方，冬季又長又寒冷，好幾個月全地埋在冰雪之中，一天晚上，他麻木紅腫的雙手捧了一個啤酒瓶，急忙向家跑，飢寒交迫，備極淒楚。城裏安間的居民已經把雙層百葉窗關緊，祇有幾盞黯淡的燈光，他們舊式鐵窗架後一閃一閃。雪白的山嶺映在星月之下當然更加美麗。路上差不多沒有行人。不過有幾個善良的人從夜禱會歸家。一個勞倦的郵差把雪車推到旅館面前時，拿起飾有垂纓的號角，盡力吹一尖銳的響聲。小毓奇緊抱啤酒瓶，藏在他破裂的羊皮大衣裏。在外行路的就是這幾個人，因為風雪大作，霍爾城裏快樂的百姓都早已安睡了。他不能快跑，恐翻酒瓶；凍冷欲死，又有些懼怕，不過他激發自己的勇氣，再三向自己說：『我就要到家同親愛的何其佛在一起了。』（何其佛 Heschvogel 是一著名藝術家，所造火爐就用他的名字。）

他走過街道，經過看守所的石刻軍人，於是來到大禮拜堂，附近便是他父羅史克樂的住家，門口雕刻一座伯利恆古城（Bethlehem），壁上繪有來游聖地的三位君王。他在下午時候被差至城外很遠的地方做事，經過冰凍的田野，深厚的雪地，所以趕不及回家，夜間猶在途中獨行，每走一步，好像聽見豺狼跟蹤後面，及至進城猶覺驚魂未定，他看見第一家神龕底下所點燈油尚在燃燒，一顆跳盪的心不禁感謝神明。然而他不忘記替父親買的酒，此時須小心攜帶，因為雙手凍僵，每一分鐘恐怕酒瓶滑下。

古雅の木屋尖頂與簷板被雪鋪滿，變成白色。月光照見門上雕刻的塗金符號，羔羊，葡萄，鷹旗，與各種怪異的徽章。牆上繪有聖母抱子像與耶穌被釘十字架像，或雕成精細木工，像前都點有燈火，用物掩護，以免被風吹熄。有的地方一扇百葉窗未曾關上，通紅的火光照見一家簡陋的內容，一個主婦手攜

一大塊黃麵包，一羣喧呼的小兒聚集在她的周圍，或者有些喜歡閒談的人，一面紡織，一面聽補鞋匠或是理髮師的講談鄰家的新聞，那時燈心閃爍，爐火熊熊，鐵罐內的栗子已煮熟，發出爆裂之聲。小毓奇一雙大而光亮的眼睛，充滿好奇之心，看見這些景象，不無羨慕；但是他謹慎前行，因恐偶一失足，將使酒傾出。他在堅實的四百年前造的橡木門上連敲幾下，一面喊着，門即開放，他急攜酒入內，盡量歡呼；『親愛的何其佛，若不是想到你，我早已死了！』

他這樣快樂的奔進來，乃是一寬大的空房間，磚壁剝落參差不齊。裏面有一胡桃木箱櫃，式樣很美，然已陳舊；一張闊的杉木方桌，與幾張木凳；這就是所有的一切傢具。不過屋的上端有一寶塔形的磁爐，發出熱氣與亮光，猶如燈光一樣，這件磁器製來很是精緻，含有各種色彩，真像君王用的孔雀毛與皇后戴的珍寶一樣鮮明，周圍畫有武裝軍人，盾牌，與傳令的花號，最高頂上有

一大的黃金冠冕。

第二章

這個五彩古磁火爐造於一五三二年，上刻英文字母（W. R. W.），因為完全是紐倫堡城的大藝術家何其佛（註三）奇親手造的，他把自己的標記刻在上面，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。

這個火爐一定是替王公大臣造的，曾經放在宮裏，煖熱貴人的清紅色長襪與侯爵夫人的織金繡花鞋；曾經在朝見室裏點過；或者用於重要的議會，襄助一般靈敏的議員運用他們的腦筋。無人知道這個火爐從前究竟在何處，怎樣用法，或是替什麼人造的；不過這個確然是一件王室用的東西。但是恐怕從沒有這樣多用，像目下在這窮苦的家裏，他輸送煖氣，安慰這一羣小兒，滾在他底

下狼皮毯上，看見凍冷的毓奇進來，大家高聲歡呼，起身迎接他。

史毓奇同火爐上塗金的獅爪接吻，說道：『親愛的何其佛呀！我是這樣的冷，這樣的冷！羅仙，父親還沒有回來嗎？』

『沒有，親愛的，他是素來晚的。』

羅仙是毓奇的姊姊，年方十七歲，態度端莊，頭上漆黑的烏雲，映着一副可愛的愁容，因為從小便負擔許多重責。史克樂共有子女十人，羅仙居長。其次約宜，康兒，與亞蘇為較大的童子，各人賺一些錢自己過活；其次便是毓奇，夏季跟着農夫上高的亞拉伯山（Alpo），看守牛羊，但到冬季便沒有事做，可以使他謀食；其餘一羣小孩祇會開嘴討食，像小鳥一樣，他們名叫佩德，希達，惠度，其甫，與安妹，最小的安妹年僅三歲，眼睛藍像毋忘我花，他們的母親就為生她以致喪掉自己的性命。

他們是出於雜種，一半奧大利亞（Australia）一半意大利（Italy）；所以有的小孩是潔白金黃像百合花，有的是顯明的棕色像新落地的栗子一樣。他們的父親是一善人：不過懦弱無能，責任重而力量單薄，他在鹽行服務，僅得到幾個銀幣；人家說他如果不多吸煙，不貪飲酒，可以更善工作。而使家庭更安蓄；不過這是在他妻子死後人家說他的。他意志本來薄弱，現在逢着憂患，便更覺精神不振，難於管束自己了。史克樂家時常困於窮乏，附近山上雖然沒有虎狼下來吞噬他們，然而爲衣食問題、心裏擔憂，終無安閑之日。羅仙是差不多會幹奇事的，靠她和諸弟的勤慎耐苦，精明強幹，以致家門和順，依舊顯出圓滿的樣子，一塊麵包於她似乎可分作二十份。小兒常清潔快樂，桌上每天有一大罐熱湯。不過他們是很窮困，羅仙心裏痛傷，覺得慚愧，因爲她知道父親欠了不少麵粉，牛肉，與衣服的債項。講到大火爐所用燃料，常有盈餘而不

必費錢，因為他們的外祖父尙存，專賣木料，松子，與焦炭等，雖然很不滿意史克樂的糊塗，不知節制，對於外孫們卻從不吝嗇。

羅仙道：『父親說的我們不必等他，我們要吃晚飯，現在你已經回來了，親愛的毓弟』。她替弟妹織襪補衣，私下雖很愁苦，却終不肯在小兒面前顯出憂悶的樣子，使他們掃興；不過她對毓奇有時略為談起，因他是這樣的有思想，時常體貼她，差不多和她一樣明白經濟的困難，其實這些困難於他們還沒有切實的影響，因為借錢給他們的都是住在近河的看守所和市區一帶的鄰人，對於他們很慈善而有忍耐的心，決不為難他們。

晚飯是一大碗薄湯，上面浮着大塊黃麵包，還有幾根碧綠的短蔥雜在當中，起落無定；十把木匙齊舉，把碗裏東西頃刻吃盡，於是三個較大的童子倒在床上便睡，因為全天在雪地勞苦做工，疲乏極了。羅仙攜織機近火爐，從事紡

織，其餘小弟妹叫毓奇一同坐下來，在舊的狼皮毯上，吵着要他寫畫圖或是講故事，因為毓奇是家中的美術家。

他有一塊用作圖案的木板，就是他父親給他的，還有幾枝木炭，用他靈敏的手腕，可以畫出日間所看見的一百種事物，人面，狗頭，坐雪車的男子，擁皮衣的老婦，松樹草花，禽鳥雞雛，與各種走獸，有時肅然繪一幅很莊嚴的聖母抱子像，小兒看厭了，便即揩去，另畫一種。大概都粗草，因為從沒有人指教過他。但是很生動，像真的一樣，使一羣小兒歡笑驚呼，或是張着大眼睛，默然旁觀，顯出十分詫異。

小兒都很快樂，外邊的雪於他們有什麼相關？他們的小身體煖熱，心裏安樂；甚至羅仙雖然擔憂明天的食料，看見他們這樣和悅的情景，亦不禁含笑，愈加努力紡織；毓奇盡心繪畫，以娛弟妹，小安妹紅玫瑰的臉頰靠在他的肩

。他半天在外幾乎凍死，此時方覺週身還暖，他含笑仰視對於他們全家有恩澤的火爐大聲歡呼道：『親愛的何其佛呀！你是差不多和太陽一樣的偉大與慈善！不，我想你是更加偉大，更加慈悲，因為在這黑暗的長夜，凍冷時候，太陽隱去了，他不曉得百姓沒有他是怎樣受苦；不過你是時常預備好，只須給你一些木料，將要使我們平安度過冬天像夏天一樣快樂。』

這座壯麗的古爐，對於童子誠懇的讚美，從他五彩寶光的表面，似乎亦發出一種笑容。其實他雖然是一百多年前的古物，感恩是不會知道的。

這是一最顯赫的古爐，製以藍色琺瑯磁，備極富麗，遂致引起紐倫堡其餘藝術家的嫉妬，他們聯合團體要求長官禁止何其佛再造這樣的火爐，幸而這位長官識見廣闊，不和他們表示同情，阻礙這更加高尚的藝術家。

爐體高大，色彩鮮艷，因為造鐘時何其佛正與一個美貌的維尼斯 (Venice)